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季氏

夫顓臾。太平寰宇記引論語夫上有今字

且在邦域之中矣。論語釋文曰邦或作封　集解孔氏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在其域中似其所據古論邦字爲封　周禮大司徒注引論語中下無矣字下句是社稷之臣下無也字

何以伐爲。皇氏義疏本作何以爲伐也

按孔氏注何用滅之爲也伐爲字必不容倒顏淵篇何以文爲或本亦作爲文皆大失語氣

孔子曰求。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引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薛宣傳引此直作孔子語

危而不持二句。後漢書安帝紀引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上下易置

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作安用　後漢書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　葛洪抱朴子良規篇危而不持安用彼相　考文補遺曰古本矣作也

虎兕出於柙三句。舊文柙字爲匣釋文曰匣本今作柙　義疏本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各無於字　漢書文三王傳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

三國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曰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匣匵匣字異又略去中字上下易置　文選任彥升勸進牋注引論語亦作出於匣

固而近於費○水經沂水注引作固而便近於費者也

後世必爲子孫憂○舊無後世二字釋文曰必爲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　後漢書臧宮傳注引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爲子孫之憂無後世字

而必爲之辭○義疏本必下有更字　太平御覽逃無而字

不患寡而患不均○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

貧而患不均　魏書張普惠傳亦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

蓋均無貧三句。漢書食貨志引文三無字俱作亡

則脩文德以來之。尙書大禹謨孔傳曰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並與則脩字異　孟子章指作修文德以懷之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曰鄭本作封內

吾恐季孫之憂。太平御覽逃無之字

不在顓臾。釋文曰或作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隸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後記諸家異文曰而在於蕭墻之內盍毛包周無於　陸贄收

河中後請罷兵狀引文也作矣

按四家所傳論語均無於字世行本正依此四家也

盍氏毛氏他籍無言之者其名及時代今莫審悉

祿之去公室章。漢書劉向傳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師古注引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集解鄭氏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

政逮於大夫。釋文曰逮音代一音第　文選演連珠注引論語政逮大夫四世夫夫三桓子孫微矣

友便辟。集解馬氏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讀辟爲避　公羊傳定公四年注引此章文疏曰便辟

謂巧爲譬諭今世間有一論語音辟爲僻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　漢書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示兒編曰前漢佞幸傳正引此語辟字从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于前同則辟讀爲寵嬖之嬖亦通　釋文曰辟婢亦反　七經考文曰一本辟作僻　後漢書爰延傳注引文辟作僻　太平御覽交友部述亦作僻

按辟字馬融讀避鄭康成讀譬班固讀嬖俱不讀婢亦反而陸氏僅著婢亦一音則其他之多或未備由可知矣

友便佞○說文解字引論語曰友諞佞　太平御覽述

此章友便佞友善柔二句上下互易
益者三樂○四書湖南講曰樂當如字讀下皆同
樂節禮樂○漢書貢禹傳引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七經考文曰古本道作導
樂佚遊○釋文曰佚本亦作逸
侍於君子有三愆○太平御覽述作三僭
　按僭當僁文訛廣韻謂僁爲愆之俗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三句○釋文曰魯讀躁爲傲今
從古　荀子勸學篇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
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
不瞽　鹽鐵論孝養章曰言不及而言者傲也　韓詩

外傳四卷末可與言而言謂之贅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贅言謹慎其序

按荀卿所用論語文與魯讀同爲傲字可見魯論所傳得未經秦厄之眞也鹽鐵論仍述作傲桓寬似亦習魯論人

言及之而不言。義疏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太平御覽人事部戒字作誡下皆倣此

少之時。蘇轍孟子解引作人之少也

戒之在得。釋文曰得或作德非

按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强暴老則好利本於此章今釋氏所謂戒者曰貪嗔癡曰淫盜

殺亦竊此敗衍之也蓋色由于癡極于淫鬭由于嗔

極于殺得由于貪極于盜

侮聖人之言○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注曰此文引論語也侮古侮字

生而知之者四句○毛詩思齊正義引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　述而篇知之次也集解孔氏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與詩正義合　論衡實知篇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　晉書石勒載記曰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　顏氏家訓勉學篇引此二語亦無兩也字

按顏氏書證篇云河北經傳悉略也字其間有不可

得無者削之頗成廢缺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顏既以漫削也字爲非則此之削之者當其所見河北舊本如是非顏氏之自爲削矣

視思明聽思聰。尚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　榕村語錄曰洪範以敬爲主故先貌言此以思爲主故先視聽

言思忠。文選應吉甫華林園集詩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思明在聽思聰注引論語爲證

按忠字本可叶而詩反改順疑應氏所據本有不同

見善如不及章。朱子集答江德功曰此章文勢斷續

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　論語集說以此合後章爲一其說曰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求之于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求之于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于古則夷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倖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孽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

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

按如蔡氏說不惟上章文勢不見斷續下章章首無子曰字不必疑而誠不以富二句亦無煩移就可謂洞澈千古有功聖經之格論特詳識之

見不善如探湯○後漢書黨錮傳范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大戴禮注引文亦作見惡　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

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古史柳下惠傳論引文吾聞句處吾見句上

史通雜說下作人無德而稱焉

齊景公有馬千駟。集註曰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　史通雜說篇引此上加子曰字　四書湖南講曰上無子曰字分明與前合為一章　四書纂箋曰晏子春秋言齊景公好馬疑公以好馬故致多如此

按千駟猶云千乘言其為大國之君耳晏子書多假託好馬之言或轉因論語傅會

民無德而稱焉。義疏本作民無得稱焉　論語集說本四書大全本皆德作得　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任昉求立太宰碑表李康運命論三注皆引論語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葉適水心集姜公墓志亦引作無得

論語稽求篇曰此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作得者即

餓於首陽之下　宋本史通雜說下餓下有死字

注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入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入字于其斯之謂與之上遂改德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王肅注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卽稱也斯卽德也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刻本則仍改德字惟祁氏藏宋板集註本是得字

民到于今稱之。文選東征賦注曰論語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爲祠又烏有先生論注引文民作人無之字

其斯之謂與。集註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

此句之上恐謂此說近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釋文曰亢音剛又苦浪反　說文解字曰論語有陳伉

學詩乎。楊龜山集答吳仲敢書引二節文此作子未學詩乎下作子未學禮乎　孝經聖治章疏引此章文略去學詩一段

按孝經注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故其疏專以學禮一事爲證但既略去學詩而其後仍云聞斯二者云問一得三則于義理參錯

未也。七經考文曰古本學詩乎下未也也作之上下未也同今本

不學詩無以言。義疏本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
隋書何妥傳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
不學禮。風俗通義愆禮卷引論語不爲禮無以立
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
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
按夫子訓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別見
大戴禮而其文皆不齊蓋伯魚述其略記者記其詳
也周應賓考異言白虎通引此作不爲禮今檢白虎
通無之當只以風俗通誤憶
聞斯二者。義疏本者下有矣字　七經考文曰足利
本者作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七經考文曰古本稱上無君字　白虎通德論嫁娶篇引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白虎通爵篇嫁娶篇兩引此文邦人俱作國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唐石經諸作謂　禮記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曰小童　義門讀書記曰雜記云訃于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稱諸異邦之一證不得專據曲禮

亦曰君夫人○義疏本人下有也字

按鄭氏禮記注云自稱于諸侯謂饗來朝諸侯時也據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既廢其文未盡删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因既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此論語所以有此章文而與禮記不符合歟章首當有子曰字今闕文

金華王鏻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陳梓四書質疑曰以孟子例之則當讀欲見之見去聲六字

歸孔子豚○論語釋文曰歸如字鄭本作饋魯讀爲歸今從古　儀禮士虞疏孟子章句俱引論語作饋　四書釋地又續曰此與歸女樂注並云歸如字一作饋按歸如字解則云入也還也杜預解歸者不反之辭此于蒸豚女樂何涉乎自當作饋孟子書正作饋孔子世家作遺魯君女樂文馬饋餉也遺餽贈也康成注以物有

白居易為人上宰相書中用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誤記

所餽遺是也

孔子時其亡也○韓李筆解曰時當爲待

遇諸塗○釋文曰塗字當作途　論衡知實篇引作途

懷其寶而迷其邦○孟子疏引全章文獨此句無兩其字　韓詩外傳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

按此節自孔子曰以上或謂俱陽貨自爲問答究語氣不爲無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晉書隱逸傳性相近習相遠五代史李彥珣論引語曰性相近習相遠皆無二也字後漢書班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劉逵三都賦注引論語性相近習相遠也皆無上也字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皇氏義疏本集編本集疏本唯字俱作惟　尚書多方正義論衡本性篇中論夭壽篇俱引文唯字作惟知字作智　禮記中庸正義引作唯上行與下愚疑誤　朱子語類曰性習遠近與上知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

子之武城○七經考文曰古本作子游之武城　文選古詩注引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弦歌之聲又謝元暉臥病詩注同　藝文類聚述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舊文莞爲莧釋文曰莧本今作莞唐貞觀孔子廟碑晲爾微笑　楊錫觀六書辨通曰集

韻莞字下或作莧作峞莧爲莧陸卽莞陸也峞則專主笑矣文選注引論語莞爾而笑依說當作峞爾趙氏長箋廼以莧爾爲正　太平御覽州郡部逃無爾字

公山弗擾以費畔節○義疏本弗擾作不擾　漢書人表公山不狃師古注曰卽公山不擾也　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名孔子孔子欲往索隱引鄒氏云狃一作蹂　左傳定公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人奔齊杜氏注曰時仲尼爲司寇

按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虎之畔在定

公八年時公山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
陽虎則季氏亦已料其畔矣因於次年使人名孔子
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
也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建墮費議不狃將失所倚
恃遂顯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句須樂頎
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名終亦以之應矣如此說
之則左史兩家所載得以相通而於事理亦可信論
語名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
氏名實大謬也揆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
劣跡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
謂往下之謂季氏所書經屢寫句內偶脫一字乃致

與左史文若矛盾耳先儒承舊解謂此爲聖人體道之大權夫權之爲喻或輕或重審物以濟變也如論季氏之平素名不當往而不狃之罪更有重焉則不妨于應季氏此正所謂權矣若併不狃之悖亂略不審擇則枉道而已烏得謂之權乎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論衡問孔篇作子路曰末如也已無不說二字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一之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巡文無一之字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節○義疏本用我上有復字　史記世家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　論衡

用我上下亦無有字者字　說苑至公篇孔子德積而不肆道屈而不伸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　春秋傳序疏曰鄭元注論語以東周爲成周

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辨曰鄭叔友引孔子吾其爲東周乎謂爲當作去聲讀

按杜氏春秋序以或有黜周王魯之說引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以明其說之非則東周斷非別周

鄭康成所謂成周是也詩黍離正義引鄭論語注曰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公

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此言時在敬王居成周後故云爲東周乎爲字實當作去聲讀如迯而篇爲衛君之爲猶言助也夫子云豈徒哉言不徒制弗擾如有用我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義即季氏輩並正之矣集解集註皆云興周道於東方意未嘗不含此而欠昭明後此小儒乃謂子欲因魯爲東周或且謂因弗擾爲東周殊乖繆甚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七經考文曰古本曰上有對字　集註考證曰孔字衍疑此等處鄭氏多依齊論

信則人任焉○考文曰一本焉作矣

按後篇言信則民任此言人任尙書康誥傳周禮大

司徒疏皆引信則人任焉應屬于此

佛肸名○義疏本作胇肸下倣此　漢書人表茀肸師古注曰卽佛肸也　論衡問孔篇載佛肸章於公山章前　史記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

按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

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

子路曰昔者由也節。論衡子路下有不說二字　史記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然有是言也。論衡作子曰有是也無然字言字　史記亦無然字　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義疏本言也下復有曰字然後接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漢州輔碑摩而不粼隸辨曰摩與磨粼與磷古葢通用詩衛風如琢如磨釋文曰磨又作摩唐風白石粼粼釋文曰粼亦作磷　野客叢書曰論語磷字作去聲緇字作平聲古人亦以磷作平聲而緇作去聲

可通韻　傳咸論語詩磨而不磷與臣身字並叶韻磷平聲　金史禮志宣聖廟奠帛辭磨而不磷與舜仞振並叶韻磷去聲

涅而不緇。史記論衡緇俱作淄　筆解本作淄　新語道基篇文選座右銘注俱引作淄　隸釋曰州輔碑湼而不緇湼卽涅字緇卽緇字費鳳碑湼而不滓蓋用涅而不緇其字有不同若非假借則是傳授異也

吾豈匏瓜也哉節。史記吾作我　論衡不食下有也字　太平御覽茶茹部瓠下述論語吾豈瓠瓜也哉事文類聚後集述亦作瓠瓜　集註考證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義疏本由下無也字女作汝下倣此　文選辨命論注引文女作汝無也字

居○義疏本居上有曰字

其蔽也蕩○荀悅前漢高后紀扁鵲引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

可以羣○大戴禮小辨篇足以辨言注引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

邇之事父○太平御覽學部述作近之事父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義疏本召作邵下放此疏曰此即伯魚過庭孔子問學詩乎時也其語亦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按韓詩郤伯所拔郤字从邑列子楊朱篇稱郤公史記白起傳稱周郤呂望郤南字必有師承

鐘鼓云乎哉。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文䟽字從皮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舊文窬爲踰釋文曰踰本又作窬　五經文字曰窬弋朱反又音豆　後漢書陳忠傳注引作穿窬之盜乎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鄉原。釋文曰鄉如字又許亮反　集解周氏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原人趣嚮容媚而苟合之此所以賊德也　五經文字序曰經典之字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爲嚮取材之

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　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鄉如字　韓李筆解曰孔注內荏曰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鄉爲向後人遂誤內柔爲向原　集註曰原與愿同荀子原愨注讀作愿是也　中論考僞篇曰鄉愿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直以原字作愿　履齋示兒編曰晦菴先生云原與愿同非也愿愨則爲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汚所謂鄉原實推原人之情意以求苟合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而爲德之賊也

按荀子富國篇云能齊則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君道篇云材人愿愨拘錄計數是吏之才也

正論篇云上端誠則下愿慤愿慤則易使其文皆正
作愿朱子但云註讀或宋本與今本異耶孟子說鄉
原云一鄉皆稱原人又云居似忠信行似廉潔則原
必當讀愿此與孟子集註皆未著音宜補之
德之賊也○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下章德之
棄也古本亦無也字
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曰本或作無哉　七經考文
曰一本無也與二字　後漢書李法傳曰鄙夫可與事
君乎哉　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鄙夫不可以事君
鹽鐵論論誹篇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
無所不至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集解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

此楚俗言　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　蘇軾上神宗書引此章文患得之作患不得之　沈作喆寓簡曰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覩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則古本必如是

四書辨疑曰當爲患不得之今無不字蓋闕文也　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家語在厄篇與荀子略同　禮記雜記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方愨解義曰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

乎稱其位勢不足于固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

古之矜也廉。釋文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古之愚也直二句。後漢書李雲傳論注引論語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義疏本無此章　唐石經亦無此章後人旁補

惡紫之奪朱也。周禮司市疏左傳哀公十七年疏漢書杜欽傳引俱無也字　尹文子引亦無也字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義疏本者作也　尹文子大道下篇引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無者字

天何言哉。釋文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按兩天何言哉宜有別上一句似從魯論所傳爲勝

百物生焉。晉書張忠傳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百字作萬　太平御覽述論語萬物生焉

孺悲欲見孔子二句。釋文曰孺字亦作孺　義疏本辭下有之字　考文補遺曰一本疾作病　儀禮士相見禮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

將命者出戸。文選思舊賦三國名臣序贊二注俱引論語曰將命者出

期已久矣。釋文曰期音基一本作其　史記弟子傳作不已久乎　世說新語引文期字作朞

禮必壞○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

舊穀既沒節○太平御覽路史注皆引衝波傳曰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illegible]可矣顏淵曰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免父母之懷子雖美辨豈能傚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道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不亦難哉

鑽燧改火○類篇曰論語鑽燧或書作[illegible]

食夫稻三句○釋文曰食音嗣衣於既反　義疏本稻下錦下並有也字女作汝下同　世說新語規箴類郭

林宗謂陳元方引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　太平御覽布帛部述作食夫穀

女安則爲之。義疏本汝上有曰字

食旨不甘三句。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

天下之通喪也。禮記三年問篇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史記弟子傳作通義　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天下通喪可如舊禮注引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按兩經所傳惟通與達一字殊注後漢書者當引語不當云記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乎字
爲之猶賢乎巳。法言寡見篇引文乎作於
君子義以爲上三句。史記弟子傳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漢書地理志引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爲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　義疏本子貢下有問字
惡稱人之惡者。管子版法解曰故君子惡稱人之惡
按管子法法篇曰政者正也戒篇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小稱篇曰身不善之患不患人莫已知皆有合于

論語之旨版法解又曰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說者謂管仲書輯自戰國多益他書以成凡此之屬其皆假借自論語耶然亦有共述古言者如此條以故字引端可見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釋文曰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曰賜也亦有惡乎○義疏本乎作也疏曰子貢聞孔子說竟云賜亦有所憎惡惡徼以下說所憎惡之事也謂此句亦子貢語　文選西征賦注引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與義疏合

惡徼以爲知者二句○釋文曰徼古堯反鄭作絞古卯

反孫音遜　考文曰古本徼作撽知作智孫作遜下章不遜同　中論覈辨篇引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救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以此爲孔子語惡訐以爲直者。蘇東坡文集上韓太尉書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誤以此連屬上文

唯女子與小人句。後漢書爰延傳引文唯字作惟養下無也字　又楊震傳注世說新語注引皆無也字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義疏本作遠之則有怨　後漢書楊震傳疏曰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注引論語文孫字作遜　又爰延傳暨三國志黃初三年令魏書高允傳文選報任安書注皆引作不遜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注曰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巳

年四十而見惡焉○漢石經作年卌見惡焉卌蓋四十兩字之併讀先立切而字無

金華方志衡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微子

微子去之節。史記宋世家贊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通此節爲孔子語鶡冠子備知篇陸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題孔子曰字　四書通曰史記周本紀宋世家所紀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者近是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

殷有三仁焉。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論語曰殷有三仁

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以此語處前節
上　梁書王亮等傳論亦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太平御覽人事部述論
語亦以殷有三仁焉處微子三句上　韓李筆解本殷
作商　張存紳雅俗稽言曰或謂仁卽井有仁焉之仁
當作人夫子言殷有三人如此

柳下惠爲士師章○孟子疏引此章文首冠孔子云三
字　戰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
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
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爾

三黜○論語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新序雜事篇

昔柳下季爲理于魯三黜而不去黜字作絀下焉往不三黜倣此　荀子成相篇展禽三絀亦作絀　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作三黜之

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論語作可以去矣　新序亦作可以去矣

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邦諱作國　風俗通義十反卷樊縚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　集註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按風俗通別卷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所亡斷之之言或此是歟

齊景公待孔子章。史記世家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

孔子晏嬰進沮之異曰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歸女樂章○釋文曰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　漢書禮樂志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引論語曰齊人餽女樂　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章懷注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　文選鄒陽上書注亦引論語齊人饋女樂　史記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家語子路初見篇略同　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按孔子爲政于魯在定公時韓非以爲哀公誤也其

云諫之不聽乃去則於聖人去父母國之道獨爲周徼當歸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論語孟子俱不專於紀事各見一邊理無嫌也史記不兼取雖非語便成闕失

楚狂接輿節○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以下更有十餘語皆楚狂辭　論語集註考證曰與莊子一本又

作與同音餘　七經考文曰古本歌而過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同

按高士傳楚狂姓陸名通則接輿非其名乃接孔子乘輿耳後文孔子下不云下輿以輿已先見此也既言接輿何得再言遊門莊周赵一時之筆而鄭康成遂訓後下字爲下堂出門蒙未敢以爲信也

何德之衰三句○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廣川書跋曰漢石經作何得之衰與洪氏隸釋傳文異　皇氏義疏本衰下諫下追下並有也字　唐石經何德之衰也有也字　史記世家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　漢書鼂錯傳引傳曰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　呂氏春秋有始覽引周書
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今周書無　尉繚子治本
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釋文曰魯讀期斯已矣
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按魯讀期斯已矣者疑屬上篇問喪章期而已矣如
陸云則魯論已嘗有錯簡矣鄭注不傳難以遽斷
趨而辟之二句。義疏本辟字作避言下有也字
長沮桀溺。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隸辨曰此非同
音而借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也
孔子過之。史記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者

使子路問津焉　梁書處士傳序曰孔子稱長沮桀溺
隱者也　文選逸民傳論注引文無之字
按夫子但稱丈人爲隱者於沮溺未稱梁書所云蓋
承史記文誤合爲一　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是
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據尸
子則云楚狂接輿耕于方城接輿沮溺二事亦將合
爲一矣記載中此類頗多

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　義疏
本誰下有乎字　史記世家夫作彼

爲孔丘○藝文類聚逃文無爲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作曰是是知津矣無也

曰二字　高士傳亦無下曰字　義疏本作對曰是也

是魯孔丘之徒與○舊文某爲子無是魯二字釋文曰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某之徒與　史記世家曰子孔某之徒與　班昭幽通賦注引論語桀溺曰孔某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曰滔滔鄭本作悠悠　史記亦作悠悠

按史世家注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文選晉紀總論注亦引孔氏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今集解本所用孔注已改隨正文作滔滔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漢石經辟世之辟作避辟人句闕　義疏本兩辟字俱作避　史記無而字

也字　文選幽通賦注引上句與史記同辟字作避

又逸民傳論注引作與從避人之士

耰而不輟○漢石經作櫌不輟無而字　說文解字引論語櫌而不輟　五經文字曰櫌音憂見論語今經典及釋文皆作耰　類篇耒部耰字下引論語耰而不輟木部櫌字下又引論語櫌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漢石經無行字無夫字史記亦無行字　釋文曰憮音呼又音武　廣韻引論語夫子憮然云或作𠍶

鳥獸不可與同羣○義疏本羣下有也字　三國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　託名於

陵子畏人篇仲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羣

按莊周山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蓋因此語傅會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曰徒與而誰與與並如字又並音餘　三國志管寧傳引仲尼言誰與下有哉字　七經考文曰一本誰與下有之字　史記世家述此章文獨無此一句

以杖荷蓧○釋文曰荷何可反又音何蓧本又作條又作莜　說文解字引論語以杖荷莜　玉篇引論語亦作莜　義疏本蓧作條　經解鉤沉引包氏章句作篠

五穀不分○釋文曰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　釋文曰植音

值又市力反芸多作耘字　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應

休璉與從弟書二注皆引論語作耘

止子路宿節。風俗通義愆禮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

猶止子路爲雞黍見其子焉牽言長沮

子路曰。集註曰福州有一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

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四書辨疑曰古

今天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

一寫本有之不宜收錄　漱濂石渠意見補缺曰路下

有反子二字爲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

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按或以子路述向何人之說謂上文見其二子焉當在行矣之下而誤脫在前斯笨伯之談也既已有二子遥伏于前此自可以意會古人行文之妙正在此移易緊接只調排得一過文好却將長幼之節要義失其根由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義作禮廢之下有也字　義疏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　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作如之何其可廢也

欲潔其身。漢石經唐石經宋刻九經潔字皆作絜　後漢書齊武王傳注引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謂此是孔子言之

君子之仕也二句○文選運命論注引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謂是孔子言之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釋文曰已音紀一音以　集解包氏曰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讀已如紀　義疏本不行下有也字

虞仲○金史隱逸傳序引此節文獨無虞仲二字　日知錄曰據史記吳太伯卒弟仲雍立是爲吳仲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吳周章弟也殷時諸侯有虞國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居吳不當言虞古虞吳二

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夷逸。集註考證曰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連上文以四字爲句　論語詳解曰權以通變故爲夷逸行與夷齊侔也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竄於蠻夷而遁逸即言虞仲也

朱張。釋文曰朱鄭作侏音陟留反　義疏載王弼論語釋疑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此七人而後惟評於六人獨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孔子合也　集註考證曰朱張恐即周章　論語詳解曰朱當作譸書云譸

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

不辱其身○義疏本身下有者字　後漢書黃瓊傳注引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前後易置

降志辱身矣○班昭幽通賦注論語謂柳下惠少連辱身也　古史伯夷傳孔子傳引文降志下皆有而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

謂虞仲夷逸○漢石經逸作佚上文夷逸闕

身中淸○史記世家作行中淸

廢中權○釋文曰廢鄭作發訓動貌　黃山谷集伯夷叔齊廟記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淸廢中

權說以此屬上段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注引論語此文爲證

按法言淵騫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李固所引當爲法言文矣然法言未應稱傳鄭氏注此云不爲夷齊之淸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則其義自與引文脗合

大師摯適齊章。漢書禮樂志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曰論語太師摯適齊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巳有此國名而說論語

者乃以爲魯哀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未允也　困學紀聞曰漢書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殷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太師摯八人之後蓋誤合兩事爲一

三飯繚適蔡。廣韻三字下云三飯尞之後有三飯氏

入於河。義疏本入于河入于漢入于海於並作于

播鼗武。傳文鼗爲鞉見釋文　漢書古今人表亦作鞉　義疏本鼗作鞀

按鼗鞉鞀字別義同書下管鼗鼓作鼗詩置我鞉鼓作鞉月令命樂師修鞀鞞鼓淮南子武王有戒慎之

鞉並作鞀據諸訓文秖是一物

入於海○漢石經入于海作于上河漢句闕　太平御覽樂部逃論語入于海

君子不施其親○舊文施爲弛釋文曰弛舊音絁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勑紙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　漢石經施字與今本同　集解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程子外書正叔曰施與也不私與其親暱也俱讀施如字　韓李筆解曰施當爲弛　朱子或問曰問施何爲弛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吳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爲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衛緒傳

之施易者耳此不可聽然作弛者于義爲得　又與張
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謝氏訓施爲施報之施誤矣呂
與叔讀爲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于此蓋偶合耳
按周禮遂人與其施舍注云施讀爲弛禮記孔子閒
居引詩弛此文德注弛作施施弛兩字古多通用然
坊記言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善此云不弛雖語
意各殊終嫌其文之戾也開元五經文字弛字之下
但云式爾反解也無及論語處朱子據吳氏言之或
吳氏誤憶金氏集註考證云開元本即孟蜀石經開
元與孟蜀迥不相接自蜀有石經以來從未有作如
是別稱者金氏殆有意爲朱子護然亦何煩護耶集

註中但舉監本閩本爲證而不更言開元五經文字蓋朱子早檢覺之矣

則不棄也○唐石經棄字作弃　禮記檀弓正義引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　漢書宣六王傳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　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

無求備於一人○漢書宣六王傳述文無作毋　尚書成王命君陳曰無求備于一夫

仲突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中突中曶

叔夜○宣和博古圖錄曰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周八士則有叔夜焉豈其人歟

季騧○廣韻季字下云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達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騧之後騧或作瓜

按八士周文武時人出南宮氏晉語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即周八士皆爲虞官逸周書和寤武寤二篇序武王將赴牧野之文一云厲翼于尹氏八士一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至克殷篇則命尹逸作筴告神命南宮忽振財發粟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明八士即南宮氏兄弟而隨武王伐紂者也漢書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于周初似自允當鄭康成謂成王時劉向馬融謂宣王時不知其別何依據又白虎通姓名篇云論語周有八士積于叔何

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此伯仲叔季俱兩兩相並而班氏言之如此當時别典所記豈有與論語絶殊者耶公羊傳注言文家字積于叔質家字積于仲疏舉太姒十子伯邑考外皆稱叔惟末有冉季而已爲字積于叔之證班氏或兼論及彼而其文有譌脫耶釋蒙啓滯猶望于後之達者

永康應泰華　呂東勝　校字